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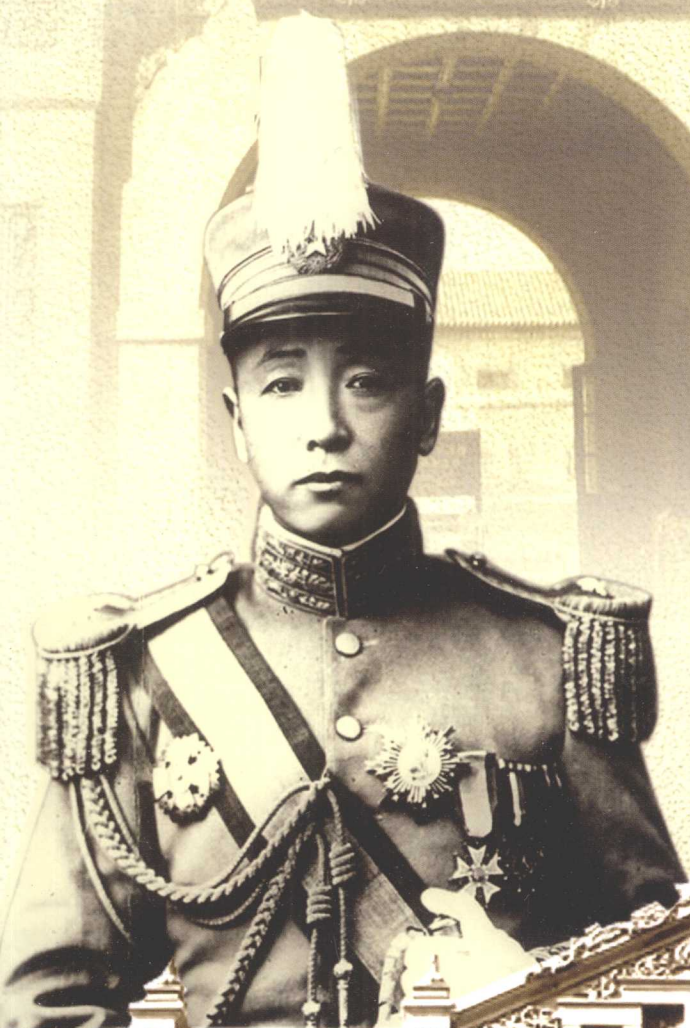
张氏帅府博物馆 编 辽宁教育出版社

走进大帅府

走近
张作霖



不是传说，不是戏说，
但有传说与戏说般的魅力
不是故事，不是小说，
但有故事和小说般的魔力





走进大帅府

走近

張作霖

张氏帅府博物馆 编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进大帅府 走近张作霖 / 张氏帅府博物馆编.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5382-8433-1

I. 走… II. 张… III. 张作霖 (1875~1928) —人物研究 IV. 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6586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航空发动机研究所印刷厂印刷

开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数: 471 千字 印张: 22.75 插页: 1 插图: 165 幅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严中联 杨晓非 责任校对: 张小沫 王 静
封面设计: 谭慧丽 董 鑫 版式设计: 熊 飞

ISBN 978-7-5382-8433-1

定 价: 39.50 元



“大帅府钩沉”丛书编委会

主	任	郭俊胜					
副	主	任	霍广军	张 力	曲香昆	常树森	范丽红
编	委	郭俊胜	霍广军	张 力	曲香昆	常树森	
		范丽红	黄世明	胡玉海	张德良	赵 杰	
		杨景华	王海晨	张侃侃			
主	编	郭俊胜					
副	主	编	黄世明	胡玉海			

历史告诉我们 我们告诉未来

在风起云涌、人杰辈出的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绝对堪称传奇人物。他们中：

父以草莽之身，乱世崛起，踞守东北，问鼎中原；

子以少帅威名，联共抗日，发动兵谏，震撼世界。

父子两代在民国政坛纵横驰骋二十余年，一个被称为乱世枭雄，一个被誉为伟大的爱国者，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书写、推动、改写着中国近代历史，他们虽有着迥然不同的政治生涯，却同样充满传奇色彩，父子两代同显共荣，这在近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他们的声名从没有因为时代的推移，历史风云的淡去，而为世人所遗忘。

多少年来，他们的传奇故事曾被无数次地演绎、幻化成种种传说，喧嚣不已，为后人所津津乐道；他们的历史功过曾在时人和后人的评说中变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褒贬同具，或毁誉参半。

这其间究竟隐藏着多少尔虞我诈，掺杂着多少欲盖弥彰？记载历史的笔砚，又经过了多少人的手，有多少政治恩怨、个人仇讎浸润其中？又有多少事实真相被淹没、堆积在了历史的泥沙之中？

凡此种种，促使我们决心拿起手中的笔，拂去历史的尘埃，通过历史钩沉这种形式，告诉读者一段真实的历史、两个真实的人物。

之所以叫“大帅府钩沉”，它不仅源于大帅府曾是张氏父子主政东北时期的官邸和私宅，而且源于这里的每一座建筑、每一个房间、每一个角落，都存留着生动的历史瞬间，这里见证了张氏父子政治生涯的成败与得失，见证了发生在其间的刀光剑影与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见证了当年金戈铁马的狼烟烽火和宫闱权谋的变幻莫测，见证了昔日在大帅府中，往来穿梭的众多历史人物以及他们的喜怒哀乐和恩怨情仇。

“大帅府钩沉”就是要“钩”出那些“沉”封在大帅府里，鲜为人知的历史真实；“钩”出那些“沉”进入人们记忆深处，被曲解、误解甚至是以讹传讹的混沌；“钩”出那些“沉”在史事背后的因与果。通过“钩沉”达到廓清历史、勘误历史、还原历史，让真实浮出水面，让真情穿过时空，让真相跃然纸上的目的。

“大帅府钩沉”以张氏父子为主线，但又不囿于此，其内容涵盖广泛，既涉及大帅府

的建筑与生活在这里的张氏家族成员，又涉及众多与张氏父子同时代的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既涉及张氏父子在政治、军事、外交上的运筹帷幄，又涉及他们在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重大举措。以期从不同的侧面将张氏父子的形象丰富、丰满、立体起来，让读者从中领略和了解张氏父子曲折多变、荣辱沉浮的多彩人生。

历史是渐行渐远的，但在我们的心里，它只应该渐行，而不应该渐远，是应该被记住而不应该是被遗忘的，是应该被秉笔直书，而不应该是被肆意扭曲的。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唯物主义的观点是：全面、客观、公正。

因此，我们给这部书的定位是“对历史负责，对后人负责，对读者负责”。不是戏说，不是传说，但要具有戏说与传说般的魅力；不是故事，不是小说，但要有故事和小说般的魔力。

以故事讲历史，把岁月风干了的历史激活，以鲜活的人物贯穿历史，以生动形象的语言叙述历史。对历史人物不隐恶、不溢美，对历史事件不夸张、不求全，就是我们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我们的前身是历史，我们的身后是未来。

因为大帅府，我们有幸成为这段历史的传承者，有了近距离接触这段历史的机缘；因为大帅府，我们又义不容辞地肩负起对这段历史展开深入研究的使命。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就是把发生在这个院子里的故事，把当年与张作霖、张学良有关的史实如实地告诉给今人、后人。

我们之所以有信心做好这件事，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有多年的积累和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我们通过大帅府这个平台，组建的张学良研究中心，已经汇聚了国内外二十几位张氏父子研究方面专家学者，他们的加盟，使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匡正具有了强有力的权威保障。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帅府钩沉”就是我们将专业的学术论文通俗化的一次有益尝试，我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百姓愿意读、读得懂这段历史，让更多的人走进帅府，走近张作霖、张学良。

在本书结集出版前，“大帅府钩沉”已在《辽沈晚报》上作为专栏连续刊出50多期，并计划推出100期。从目前的报社及读者反馈，可以说是好评如潮，老百姓称它为“辽沈地产的‘百家讲坛’”，专家说它就像“长了脚”的博物馆，是百姓版的历史教科书。

正是读者和专家的高度热情和充分肯定，才坚定了我们“大帅府钩沉”所有文字集结出版的信心和勇气。

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如果我们出的这部书能走进千家万户，能使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我们身边曾经发生过的事，把历史人物的人生体验、经验、教训，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我们的心愿足矣。

张氏帅府博物馆馆长
张学良研究中心主任

郭依胜

2009年8月

目 录

张学良：我父亲不是土匪.....1

义父干妈知多少.....8

张作霖父兄之死.....15

张家班底没几个东北人.....19

嫁给他就嫁给了眼泪.....22

三夫人魂断尼姑庵.....30

四夫人背着书包上学堂.....37

五夫人原来是袁崇焕的后人.....44

寡居终生的六夫人.....52

还有一位六夫人.....59

张家的十条家规.....61

葬母时来了个讨债人.....66

老张家究竟有多少钱？.....71

结拜兄弟打天下.....79

一件御赐九龙袍有血有泪.....82

1912年奉天血案的主凶.....88

小师长戏弄大总统.....94

三次被炸，死里逃生.....101

从奉天督军到“东北王”.....107

中国第一个白话文告示.....114

“钦选”首任市长.....121

与孟禄谈话实录.....126

张氏父子是闯关东大潮的

推手.....131

耀武扬威的东北海军.....136

张作霖与东北教育.....143

亲生女嫁了个傻丈夫.....151

五十大寿出尽风头.....158

目 录

与溥仪的诡异交往.....166

与冯德麟的恩怨情仇.....174

与汤玉麟的情怨离合.....182

铁哥们儿张作相.....189

痛惜不已孙烈臣.....197

不求同生但求同死的吴俊升.....204

敢跟张作霖炮轰子的王永江.....211

到什么山唱什么歌的张景惠.....220

让人扼腕的“郭鬼子”228

麾下魔王张宗昌.....242

帅府“管钱的”最终穷困潦倒249

忽冷忽热的“张孙联合”255

徐树铮的未遂暗杀.....262

邵飘萍之死.....269

绞杀李大钊始末.....275

问鼎中原就任陆海军大元帅.....282

生命中的最后旅程.....290

三句遗嘱让日本人没敢动武.....297

魂归驿马坊.....301

日本人为什么炸死张作霖?310

“东北王” 藏锋大青楼.....323

大帅府建筑艺术的意涵.....326

话说鸿禧影壁.....334

边业银行为什么建成“手枪” 形状.....337

帅府大小青楼名称的由来.....343

帅府菜肴的故事.....349

探寻《秋海棠》的生活原型.....352

后记.....3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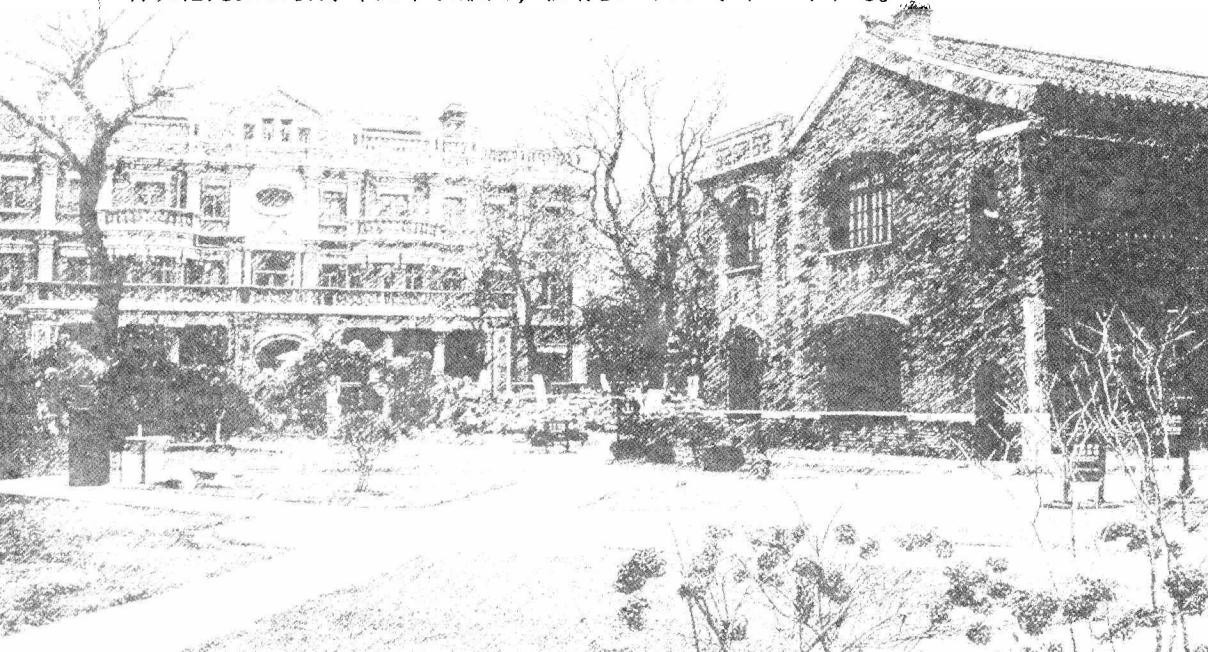
眉清目秀被传为满脸横肉
我行我素被说成一身匪气
两个月的土匪经历使他背上了一辈子黑锅
其实……

张学良：我父亲不是土匪

张作霖是中国近代史上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提起张作霖的出身，方家野史几乎是众口一词：土匪。对此，张家的后人曾提出疑义，张作霖在当时就不承认这一点，他反驳说：“都说我张作霖当过胡子，我他妈的要是拿过谁一个笞帚疙瘩，死后也要入十八层地狱，变驴变马去还人家。”看来，张作霖对此是很感委屈，也很气愤的。然而，一直以来，在已出版的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中，包括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材料，都仍固执地称张作霖是土匪。2005年，也就是张作霖离世77年时，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土匪大结局》，仍把张作霖列为“中国土匪档案第001号”。

张作霖的土匪出身似乎已经盖棺定论。

考察张作霖被招抚前的那段历史，我们发现：说他当过土匪事出有因，而确认他是土匪出身却又难以服人，很有些“瓜田李下”的味道。





“万人喜”走进“万人恨”的营盘

张作霖个头不高，北人南相，眉清目秀。他虽然只念过三个月的私塾，却很会说，属于人见人喜欢的类型，所以曾有“万人喜”的绰号。走村串乡卖货时，人们称他“小货郎”；在大车店打零杂时，人们称他“小伙计”；与人合伙开兽医桩时，人们又叫他“小兽医”。一个亲切的“小”字，道出了人们对他的喜爱。

张作霖的发妻、张学良的生母赵氏，就是在张作霖当货郎时看中他的。在赵氏的眼里，这个小货郎长着一副讨人喜欢的面孔，有着一张甜和人的嘴巴，而且人也正直，卖货时童叟无欺。虽然他吃的是跑腿儿饭，从衣着上看也挺窘困，但一打眼就知道是个本分人。所以，只要小货郎的拨浪鼓在村头响起，赵家这位二姑娘的心也就跟着拨浪鼓的节奏欢快地跳起来。

张作霖当然明白姑娘的心思，人丛后那双热辣辣的目光时常看得他脸热心跳。但他知道自己的斤两，一张嘴都喂不饱的生活，哪里还敢娶媳妇呢。

直到当兵回来，有了“转业兵”的身份，走到街上，时常也能听到老伯老婶们的夸奖，张作霖才壮起胆子托人去赵家提亲。赵氏的父亲赵占元见张作霖一身戎装，豪气满胸，英姿勃发，很是打人，就同意了这门亲事。

结婚后，为了生计，张作霖重操旧业，在营口大高坎村自己办起了兽医桩。那个年代，交通不发达，马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兽医桩接待的顾客，多是骑马的或是赶大车的。骑马的人，有的是商人，有的是军人，也有的是土匪。就这样，一来二去，张作霖也认识了不少土匪，并且由于为人随和，行事仗义，他很得各路土匪的喜欢。言谈话语中，时常有土匪拍着他的肩膀说：“小兄弟，男子汉大丈夫就应该出去闯荡，干一番事业，总守在这拴马桩前，辩马嘴，抠马屁股，有啥出息？”

从小就心有抱负的张作霖本就对自己现在的生活很不满意，虽是新婚燕尔，他却始终高兴不起来。

土匪的话在张作霖的心里掀起了波澜，经与妻子商量后，他决定离开这死水般的生活，走出去，闯出一个新生活，闯出一个新天地。

经人介绍，张作霖投入广宁董大虎匪帮，当了“胡子”。入伙后，由于他粗通文墨，即被安排充当“兰把子”，负责看“小箱”，就是负责看守绑来的人票的小头目。在看守人票的过程中，张作霖很负责任，他不许帮内的人随便接触女人票。同时，他对董大虎抢劫妇女肉票很不满，多次劝解无效后，张作霖离开了董大虎匪帮。从入伙到离开，张作霖在这个帮伙内仅仅呆了两个月的时间。

提起土匪，往往与“月黑风高”“杀人越货”“劫掠四方”这些词连在一起。张作霖当土匪的这两个月，没有抢过人，没有伤过人，甚至连枪都没开过，并且还因为看不惯匪首的“纯土匪行径”而愤然离去。然而，就是这短短的如白驹过隙般的两个

月经历，却让张作霖把“土匪”的帽子戴了一生一世，直到死后近百年了，报章杂志上，一提到他，仍不忘先把“土匪”的标牌给他戴上。

“保险队”赢得赞誉，在官方眼里还是土匪

1900年前后，东北社会极度混乱，义和团起来了，俄军打进来了，清政府已无力管理地方，清王朝的皇统政权在这里几乎处于真空状态。地方上为了自保，纷纷地办起了“保险队”“团练”“大团”等地方武装。从这些地方武装不统一的称谓上，就可看出当时的局面有多混乱。这些地方武装有的是官派的，有的是地方头面人物自行组织的，有的是土匪由地下演变的。在这种特殊形势下出现的地方武装，性质是不同的：官派的是经官府注册的合法武装，而后两种是没有注册，也不被官府所承认的非法武装。

张作霖的“保险队”是属于地方头面人物自行组织的。张学良回忆说，义和团起义，俄军打进来了，东北没有政府了，村庄都自保了。我父亲起来了，他们有二十儿人做“保险队”。所谓保险，就是你那个村庄我给你保护，你每个月给我多少钱。“就这么着，人家说我父亲是土匪。其实他不是。”从我们看到的资料中，也证明了张学良说的这一点。

张作霖从董大虎匪帮退出后，为谋出路，在家里曾有一段苦闷的探寻期。这时，辽河下游失业的游民和散兵游勇到处抢劫，土匪更是猖狂，乡里很不安宁，各村屯为自保，都张罗着办“保险队”。张作霖找到老丈人，提出要办“保险队”。赵占元为了女婿，跑前跑后，联系了七八个村子，在赵家庙成立了“保险队”，张作霖当上了二十几个人的小头目，负责七八个村子的治安。张作霖在“保险区”内，除了按规定收取保险费外，从不乱抢乱夺，更不欺压老百姓。

过去有句话，叫“保境安民”，现在的说法则是“保一方平安”。张作霖的“保险队”干的就是这份营生，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在这方面，张作霖显示出了他出众的才能。当年在赵家庙一带，有很多张作霖在“保险队”时的传说。说有一次，赵家庙来了几个散兵游勇，舞刀弄枪地索要钱财。张作霖孤身一人来到几个散兵中，不清楚他用了什么手段，说了什么话，那几个散兵最后竟抱着张作霖叫起了“大哥”，一场灾祸消于无痕。当然，也有胡搅蛮缠、油盐不进的人。遇到这种情况，张作霖就拼命了。乡人传他，一人当十，刀枪不入，直打得土匪抱头鼠窜。在一段时间里，别的地方匪患不断，赵家庙却相安无事。人们都说，幸亏有了张作霖，这小子行，避邪。张作霖的老丈人听了这话，看女婿的目光就更觉满意了。

张作霖的“保险区”治安好，避邪。消息传开后，附近一些村子的人也要求他去保护。就这样，张作霖的“保险区”不断扩大，最后竟达到二十几个村子。

正当张作霖为自己初试身手小有成就而心中窃喜时，一场灾难却悄悄地向他



袭来。

赵家庙西北有个村子叫中安堡，是个较大的村庄。这里原是金寿山“保险队”的保护对象，因区内人不满意金的盘剥，主动要求张作霖的保护，这就引发了金寿山对张作霖的恨意。金为夺回地盘，派他的干儿子打入张作霖的“保险队”做卧底。1901年2月18日（农历腊月三十），张作霖和手下的人忙着杀猪宰羊，祭祖敬神，驻地里一片火热的过年气氛。金寿山得到干儿子的密报后，集合起所有人马，并借来一个小队的俄国兵，将中安堡围得水泄不通。夜半时分，枪声四起，金寿山的人马呐喊着冲进村。张作霖毫无准备，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当时，赵氏正怀着张学良，女儿张首芳只有3岁。突围时，张作霖的把兄弟汤玉麟背着赵氏，孙大虎背着张首芳，张作霖手持双枪断后，且战且退，直跑到台安北面的姜家屯附近，才脱离了危险。

此时天已大亮，听着村里传来的热闹的鞭炮声和欢快的唢呐声、锣鼓声，看着身边被打得丢盔卸甲、狼狈不堪的部下，张作霖抱着妻子、女儿，失声痛哭……

地盘没了，人也只剩下四十几个，何去何从，张作霖很是茫然。汤玉麟建议，把人马拉上山，当山大王，过自在生活去。其他人也嚷着：“上山，拉辮子！”张作霖看了看面前的十字路口，看了看妻子，看了看女儿，看了看妻子隆起的肚子，慢慢地摇了摇头。两个月的土匪经历在他心里留下了太深的印痕，他不想成为土匪，更不想让妻子成为土匪婆，孩子成为土匪崽子。就这样经过一个短暂的犹豫，张作霖的人生走入了另一条轨迹，张学良免却了生在土匪窝里的命运，中国历史多了两个叱咤风云的人物。

张作霖决定还是干“保险队”，去投靠当地最大的“保险队”头目冯麟阁。从姜家屯到冯的驻地，须经过八角台（今台安县）。八角台是个大镇，镇上有50多家商号，有自己的大团保护，有炮手30多人。张作霖怕引起误会，就派手下人拿着自己的名片，前去联系借路。八角台商会会长张程久（紫云）是个秀才，地方绅士，在当地很有威信。张程久早就听说过张作霖，对他的为人、才干很是欣赏，于是同意借道。张作霖与张程久见面后，两人都有相见恨晚之感。这天晚上，张作霖在八角台住下，张程久与张作霖秉烛夜谈，英雄惜英雄，越唠越近乎，很是投机。第二天，张程久把团练长张景惠（后为奉系干将、伪满洲国“总理大臣”）介绍给张作霖。张作霖和张景惠也是一见如故。在谈话中，张景惠非常佩服张作霖的见识，相信他将来定会有大作为，脑际间闪出三国时“陶谦让徐州”的故事，真情挽留张作霖留在八角台做团练长，自己甘当辅佐。张作霖再三推辞：“反客为主，不够朋友的事我张作霖从来不做。”张景惠执意推让：“君才胜吾十倍，此席非君莫属。”后在张程久等人的劝说下，张作霖推辞不过，当上了八角台的团练长。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张作霖被金寿山端了老窝，却意外地得到了一个新天地，此时，他的身边聚集了张景惠、张作相、张程久、汤玉麟、孙大虎等一批干将，手下有100多条枪，奠定了日后崛起的基础。

假土匪打得真土匪望风披靡

八角台的保险队无论从规模还是在实力上，都是张作霖当初的保险队所不能相比的。然而，由于并非官办，在官方和一些地方正统人士的眼里，它仍然形同于土匪武装，这让张作霖在心里很感别扭。

1901年春，奉天当局开始整肃地方，对那些没在政府注册的半明半暗的武装进行剿抚，能剿者则剿，能抚者则抚，并利用声誉良好的“私团”，协助政府去剿灭土匪或有劣迹的“私团”。

八角台保险队在招抚之列。虽然张作霖听着“招抚”两字极不舒服，总觉得这是用于土匪的字眼，但他不愿放过这个为自己正名的好机会，八角台保险队很快就成为协助政府剿匪的重要力量。

这年的9月，张作霖在奉令率部剿匪中，与当地有名的匪伙海沙子部狭路相逢。张作霖人少，海沙子人多，而且海沙子的手下都是能征能打的惯匪，几乎每个人都有百步穿杨的枪技。而张作霖的手下呢，大部分是刚扔下锄把的农民，有的人甚至连枪都没放过。张作霖心里清楚，如果硬打起来，自己肯定会吃亏，便对海沙子叫号说：“咱们两伙人这么一打，会把这个村子都打烂了，不如咱俩单挑，一对一，你把我打死了，我的地方和人就归你，我把你打死呢，那你的部下就归我。”海沙子已经闯荡江湖多年，凭着一手好枪法和一身的武艺，从来没有吃过亏，他一听张作霖的提议，便欣然同意。



任清军统领时的张作霖

两个人走出队列，相隔几十步远站开。张作霖故意做出心虚的样子，掏枪的动作很笨拙。海沙子误以为张作霖害怕了，心里先就有了几分轻视。结果，开枪后，张作霖只受了一处轻伤，海沙子却被当场击毙。

由于张作霖在剿匪中不遗余力，战功卓著，1902年11月19日，新民府知府增韫亲赴张作霖所部驻地，正式将张作霖所部250人编为“新民府巡警前营马队”。随后，张作霖被正式任命为马队管带（营长）。

张作霖受抚后，在剿匪行动中表现得更为卖力。到1906年底，张作霖所部先后击溃了苑四苑五兄弟、金陵宝帮、大小海子帮、高生帮、金生帮、田玉本帮等匪帮，击毙匪首张万里、张海东、六十三、唐占山、陈殿



文、李二皇上等十余人。

1907年5月，张作霖奉命赴辽西剿灭巨匪杜立三。杜立三当年曾与张作霖拜过把子，两人有“兄弟之情”。当局调张作霖攻打杜立三，实有一箭双雕之意。张作霖知道在这条路上，自己没有选择，便派人到杜立三处，以招抚为名，欲把杜立三骗到省城捕获。没想到杜立三早有警觉，没上当。张作霖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找到自己的义父、杜立三最信任的族叔杜泮林，让杜泮林给杜立三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告诉他政府的诚意。杜立三接到信后，信以为真，仅带了十几个人来到新民。张作霖对杜立三笑脸相迎，拉着杜立三的手进了府衙。杜立三不敢放松警惕，两只手不时地插进兜内，握着枪柄。寒暄几句后，杜立三便起身告辞。这时，只听一声“送客”，早已埋伏好的汤玉麟等几个彪形大汉冲出来，将杜立三拦腰抱住，按倒在地。当天晚上，张作霖在新民西门外将杜立三枪决。与此同时，张景惠率人马突袭杜立三老巢，将杜立三匪帮全部剿灭。

1908年初，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调张作霖率部去郑家屯、洮南一带追剿蒙古匪帮。在荒凉的蒙古大漠，张作霖苦战多日，终于在1908年7月，将蒙古乱匪扫清。清朝政府为表彰张作霖的功绩，特赏张作霖顶戴花翎，以总兵记名。

从1902年到1908年，张作霖剿杀了无计其数的土匪，使东北的土匪闻之丧胆，望风披靡。有人回顾这段历史，说张作霖奋勇剿匪是为了升官晋爵。有人则说，张作霖之所以这样做，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为自己正名。

从上述张作霖的经历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传说他是土匪，事出有因；然而如果认定他就是土匪，却是很冤屈的。

辉煌一路，土匪之名相伴永远

从1902年受抚到1927年6月18日当上北洋政府末代国家元首，张作霖这一路走得可谓是顺风顺水，春风得意。然而，“土匪”的名声却始终伴随着他，如影相随，挥之不去。

张作霖在正式场合很少骂人，但有时稍不注意，或是生气了，或是过于高兴了，也能在大庭广众下溜出一两句“妈拉巴子”，对此，有人贬之为“改不了的土匪习气”。

为了显示威严，也是因为岁数渐大，张作霖留起了小胡子，在一片叫好声中，也有人讥讽为“看着更像个杀人如麻的土匪”。

1911年10月22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在奉天省城召开了新、旧军将领会议，讨论应付局势的方针和东三省应持的态度。在会议出现僵局时，张作霖托起一个手巾包，厉声说道：“总督大人的劝告大家都听见了，如果大家今天不接受总督的好意，不举手赞成，咱们就同归于尽吧。”出席会议的将领们，误以为张作霖手巾里包的是

炸弹，被迫举手通过了赵尔巽的决议。散会时，将军们边往外走边摇头：“土匪，真是土匪！”他们却不知道，张作霖手巾里包的并非炸弹，只是两个普通的香烟筒子。

1911年11月12日，在省咨义局举行的保安会上，面对一片反对声，张作霖突然跳上讲台，拿出手枪，气势汹汹地说：“今日之会，我们一定要服从大帅的主张，如有反对者，即使大帅容许，我这枝枪也是不容许的！”

历史往往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胜利者记述这样的事情，往往会有许多溢美之词，诸如“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不惜以身犯险”，等等，但事情出在同样是胜利者的张作霖身上，却又成为土匪行为的佐证。

1918年初，北洋政府总统冯国璋根据日本对华军火购入条约，买了一批军火。日本泰平公司的商轮“武德号”满载军火停在了秦皇岛。刚刚被冯国璋免去政府总理职务的段祺瑞派心腹徐树铮将消息透露给张作霖。张作霖得讯后，立即派张景惠带领两个营和一个机关枪连，偕奉天军械厂厂长丁超，于1918年2月12日，以南征军先遣队的名义进入秦皇岛。张景惠带着兵马在秦皇岛住下后，每天与冯国璋所派的接械人员混在一起，吃喝玩乐，花天酒地，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2月25日，当冯国璋的代表与日方交接完毕，所有的军械全部装上火车后，张景惠突然带兵包围了火车站，手持陆军次长徐树铮所开的接受这批武器的信函，强令火车调头开往奉天，3万余件枪炮落到了张作霖手里。

当时的中国，军阀连年混战，各路政客你方唱罢我登场，类似这样的强取豪夺、偷天换日、暗中伸脚的事层出不穷。别人做了，顶多被指责为不择手段，下三滥。张作霖做了，却又被指责为彻头彻尾的土匪行径。

在称雄东北和入主中原的过程中，张作霖只要做出点什么我行我素的事，都会被人与“土匪”两个字联系起来。这就像一个人无意中踩进一个烂泥坑，溅到身上一个泥点，这泥点却像粘到身上一样，擦之不净，也洗之不去。对此，张作霖很无奈，也很气愤。多次辩解无效后，张作霖眼一瞪，一跺脚，“去他妈拉巴子的，爱咋咋的吧”！

唉，更像土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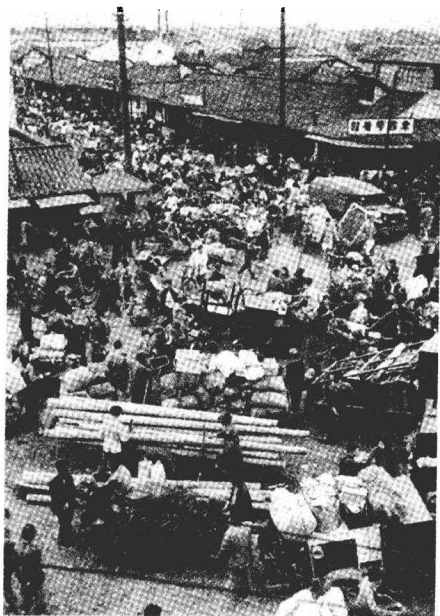
张作霖一生认了 40 多位干爹、干妈
留下文字记载的有 12 位
其中有穷困潦倒的老妪，有富甲一方的豪绅
也有权倾东北的高官……

义父干妈知多少

张作霖 16 岁走上社会，在挣扎与拼搏的过程中，得到许多人的帮助，有的人还救过他的命。对此，身无长物的张作霖无以为报，只好跪下来磕个头，认为义父、义母（或干爹、干妈）。据张家人说，张作霖一生认有 40 多位干爹、干妈。我们现在能查实的，有文字记载的共有 12 位。



礅子泡孙家老太太



在熙熙攘攘的街头，这里能有张作霖的干爹、干妈吗？关键看他认不认。

1890年秋天，16岁的张作霖离家来到高坎北礅子泡村。该村有一个姓孙的财主家，雇有二三十个伙计忙活地里农活和家里生计。他家专设一个饭堂，除了保证伙计们吃饭外，凡有外来的吃不上饭的人都允许在饭堂吃饭。找不到活计的张作霖经常到孙家饭堂去蹭饭。开始时，孙家管事见他还是个孩子，到饭堂吃饭就管饱。以后去的次数多了，管事的烦了，就以各种理由不给吃饱或拒之门外。这事被孙家主妇老太太知道了，她立即让管事的把张作霖请来，告诉他可以天天去饭堂吃饭，吃饱为止。这孙老太太是个寡妇，心地善良，对只身一人在外闯荡的张作霖呵护有加，张作霖心里感动，遂认孙老太太为干妈，她是张作霖的第一个干妈。若干年后，张作霖发迹，对这位曾在困境中给予他帮助的

干妈念念不忘，不止一次向部下讲述孙老太太的为人。1924年，孙老太太去世，张作霖派人来礅子泡为其送钱安葬并立碑。

黄家店樊姓老者

1890年冬，张作霖离开礅子泡来到黄家店，给另一孙姓财主家做零活、放马。这个孙财主为人刁恶，人们送外号“孙鬼子”。张作霖每天早起打扫院子、干些零活，七八点钟就赶着孙家30多匹马到村外去放牧。这样干了有20多天，孙家的一匹青马走散了。晚上回家，孙鬼子发现丢了马，不由分说，让伙计将张作霖绑上，劈头盖脸就一顿胖揍，将他打得奄奄一息。第二天，外面下着鹅毛大雪，孙鬼子趁夜色让伙计将张作霖抬出去，扔在野外路沟里。此时张作霖已是昏迷不醒。直到醒来，他才知道被一位老者给救回来，躺在老人家的炕头上。

搭救张作霖的老者姓樊。每天早晨天没亮，老人习惯出去遛一圈。那天早晨走到村东北角上，他看见雪地里有一具“死倒”。老人走上前，见“死倒”的脉搏还在跳